

出版者的話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八日夜晚，十七個美蔣武裝特務在我廣東省沿海地區黃花灣偷渡登陸，企圖竄入內地建立所謂「游擊根據地」，網羅殘餘的反革命分子，刺探我軍事、政治和經濟等情報，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但是在我強大的邊防部隊和人民公安機關嚴密監視和當地民兵及人民羣衆有力地協助下，敵人的陰謀企圖迅速遭到粉碎，十七個美蔣匪特被我一網打盡，頑抗到底的匪特，並受到我國法律的嚴厲懲處。

這次殲滅匪特的勝利，充分表現了我人民解放軍邊防部隊、民兵和人民羣衆對祖國的無限忠誠熱愛，也表現了軍民之間的血肉關係和團結一致的力量；同時也說明：解放了的中國人民完全有決心有本領來保衛自己經歷了千辛萬苦爭得的光榮和幸福。在這次殲匪戰鬥中，湧現了許多英雄模範人物，他們創造了許多英勇的事蹟。我們相信廣大的讀者，是會從裏面得到鼓舞和教育的。

目錄

- 一、祖國海防綫上的一個小海灣……………(一)
- 二、民兵隊長司徒松……………(二)
- 三、「從香港來的」……………(四)
- 四、刮平了的脚印……………(七)
- 五、迎頭痛擊……………(一〇)
- 六、「衝呀！我們的大軍呀！」……………(一五)
- 七、殲滅了十一個……………(二〇)
- 八、繼續搜索……………(二二)
- 九、一個也逃不脫人民的天羅地網……………(二三)
- 十、榮譽屬於黨和屬於全體人民……………(二七)
- 十一、美蔣特務的下場……………(三〇)

一、祖國海防綫上的一個小海灣

黃花灣位在廣東省陽江縣和台山縣的交界，前面對着無邊無岸的南海，海灣後面有一個名叫雙耳峯的滿是石頭的小山，接着就是連綿不斷的大山和高峯。其中最大的紫羅山，橫跨台山、陽江、恩平三個縣。那裏樹木繁茂，常有野獸出沒，過去是土匪海盜的巢穴。離黃花灣約十五里的海邊，有一個沙咀鄉（屬台山縣），住着四百多戶人家。他們一半靠着打魚，一半靠着種田過活。

沙咀鄉這一個半農半漁的村落，和祖國一萬一千多公里海防綫上每個村落一樣：在解放後，農民分到了土地；漁民去了苛捐雜稅和把頭的欺壓，還組織了漁業生產互助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了。過去孤單一身的，現在已經建立起家庭；骨肉離散的，也得到了團聚。農民和漁民愛他們美好的生活，但更愛領導他們翻身的共產黨和毛主席，和他們前面幸福美好的社會主義的明天。可是，人們也沒有忘記受美國侵略集團支持的蔣介石賣國集團還盤踞在台灣，常派遣武裝特務來破壞祖國的建設，破壞人民的幸福生活。所以，當台山縣人民武裝部號召組織民兵隊伍時，村裏的積極分子都踴躍地參加了。說到一般羣衆，也都是好漢子，時時刻刻警戒着企圖潛入大陸的敵人。

這裏真可說是一道銅牆鐵壁。

黃花灣磯敵，就是海岸綫上軍民團結，獲得戰鬥勝利之一役。這裏所記載的都是真人真事。那些民兵們過去都沒有打過仗，這次第一次參加戰鬥，就發揮了力量，殺敵立功。現在把這件事蹟寫下來，相信我們全體民兵和人民羣衆，都可以大大地得到鼓舞吧！

二、民兵隊長司徒松

在沙咀鄉，有一個受苦深重的雇農，名叫司徒松。解放前，他三個弟弟都陸續賣了給地主，結果父母還不免餓死。他自己替地主做了八年長工，被壓得直不起腰。

一九五三年土改覆查後，民兵隊伍作了一次整頓。司徒松在土地改革和捉逃亡地主鬥爭中，積極勇敢，他做事認真、果斷，大家熱愛他，選他爲民兵隊長。

司徒松對待工作嚴肅，樣樣事都要依照紀律來辦。他每天晚上背一枝步槍去巡邏糧倉和查步哨，往往跑遍整條鄉的崗哨，直到深夜才回家。

沙咀鄉的漁民們都趁天未亮時出海。白天下午三點鐘左右，一條一條的漁船回來了。大家卸了帆，把船駛進小河汊，趁着太陽還未下山，就把漁網晾乾。吃過了晚

飯，大家在船頭船尾拉起二胡，唱起粵曲。到月亮初升時分，漁船和鄉裏的人家靜悄悄的，勞動了一整天的人們安然入睡了。這時，民兵就開始放哨，和我們的邊防部隊一起，保衛着人民的安全和幸福。

每次分配民兵放哨的輪值次序時，司徒松總會照顧明天一早要出海的漁民，讓他們值最先的一班。司徒松自己，除了巡邏哨崗以外，還值同志們選剩的那一組班次。他巡哨時，如果碰到有那一個打瞌睡，就毫不留情地給以警告。全體民兵都愛戴這位大公無私，紀律嚴明的隊長，整個隊伍團結得像一個人。

司徒松平時有空就喜歡到邊防部隊聊天，談民兵和鄉裏的近況，聽那些身經百戰的英雄們講戰鬥故事。一知道部隊放映電影，就立刻通知民兵和鄉裏的羣衆去看。他在「民兵課」中得到許多實用的知識，又不斷從戰鬥故事和抗美援朝影片中知道許多英雄事蹟。他決心要學好本領，像英雄們那樣爲祖國獻出自己的一切。

在鄉裏，司徒松待人和氣，不論誰都談得來。青年們親切地叫他做「松哥」，老人對這健壯的小伙子也感到滿意。

司徒松和民兵們雖然還沒有經歷過戰場，但隨時都準備好，要對準敵人伸進來的豬鼻子狠狠地揍一頓。

三、「從香港來的」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八日的晚上，正是農曆十二月十四，月光很好，把這個美麗的海灣和漁村照耀得如同白晝。司徒松巡邏了糧倉附近一帶和查完步哨之後，便上床睡了。

正在這時，村上傳來了緊急的情報。這情報是沙咀鄉團支書、副鄉長林連喜那裏來的。

當晚，林連喜到坑賴村開羣衆大會，散會後已經是深夜，就留宿在蔡乙哥家裏。林連喜本來是坑賴村人，土改後因房子分在別村才搬到別村住，坑賴村裏的人都愛這個年青的鄉長，所以只要林連喜回村開會，便硬留着他不肯放，無論如何也得宿一宵。

在蔡乙屋裏，蔡乙哥和林連喜兩人一直談着。他們靠着抽烟的火光看看時鐘，已是半夜一點了，正準備睡覺。林連喜要到門外巡視一下，剛把門推開一半，便見到離門口不遠，有一個閃閃縮縮的人影在晃動。林連喜立刻喝道：「是誰？」那人畏縮地說：「是……我……從香港回來的。」聽到「香港」兩個字，林連喜心中一怔，睡意驅散了，他立刻叫：「不准動，舉手！」那人舉起了雙手，慢慢地移近來，林連喜把他搜

了一遍：沒有槍，只有一些反動文件和報紙。林連喜再問：「你叫什麼名字？槍在哪裏？」特務哆哆嗦嗦說：「我……叫馮日……槍在村口的糞坑旁邊……我……怕死……來投誠的。他們，十六人，都在圓山仔。」（註：圓山仔是黃花灣隔鄰的海灣。）

剛還拿着烟筒管的蔡乙，聽到門外有聲響，也趕出來看究竟，當他聽清楚之後，便趕忙把烟筒一丟，給民兵報信去。

在屋裏，特務發着抖，老半天講不出話來。林連喜亮開手電筒，叫他用筆寫。特務從口袋中掏出了日記本子，翻開來用鉛筆一大畫一大畫的寫。

原來有一批武裝特務，他們是美國帝國主義「中央諜報局」直接領導的特務組織派來的，已經偷渡到黃花灣登陸。他們一共有十七個：其中的爆炸手、電台負責人、報務員都是蔣匪軍官，曾專門在日本受過美國特務訓練，又由美國特務組織用潛水艇把他們送回到香港來；另外有幾個，是台山、陽江縣作惡多端的逃亡地主。他們在一九五三年五月至十一月，就曾連續組織了三次偷渡，都沒有成功，這一次，又帶了地圖、武器、彈藥、電台，和兩個月的米糧來偷渡登陸。這班傢伙作了長期打算，妄想盤踞在紫羅山以後，網羅殘餘的反革命分子，刺探我軍事、政治和經濟等情報，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陰謀實在不小。但是，不論他們多麼反動，也不論那「如意算盤」打得多麼響，這班傢伙在人民的面前還是胆戰心驚。那天晚上，他們從香港走上兩艘

機動帆船以後，碰到緊吹着的北風，被搖晃得頭暈眼花，各人都想着自己的心事。船飄蕩了好一程，嘴巴還是上了鎖一樣，沒有誰開腔。終於，有人挑起了話頭——談女人，越談越下流，好把心中的不寧沖淡一點，讓這一段緊張、可怕的時間快些混過去。一提到登陸，又引起這一羣註定踏上死亡之路的人的許多問題。船繼續搖晃着，過了五、六個鐘頭以後，前面出現了一座山的影子。特務頭子發動第一批人登岸。許久沒有人回答。最後，只得勉強湊够五個，先上岸去了。

那五個特務上了岸之後，特務頭子便指揮其餘的十一個嘍囉，把一箱箱、一袋袋的東西，儘往岸上抬，兩艘機動帆船立刻就悄悄開走了。這些美蔣特務嘍囉們一面還在「暈浪」，一面就動手搬東西，好容易才把全部東西搬到山上去，還把東西分藏着。等到弄好了後，早已累得半死，摸到幾個山洞，倒頭便睡。馮日是特務們認為最倒霉的一個——被派去刺探情況。

特務頭子沒有想到：馮日因為看見民兵防衛嚴密，早嚇慌了手脚，又給副鄉長林連喜一喝，就投了降。

林連喜了解到這些情況以後，便想派人找司徒松，正好，這個時候司徒松同幾個民兵趕到了，他們立刻商量了消滅特務的辦法。深更夜半，司徒松吹起尖銳的哨子：「緊急集合」。民兵都一躍而起，村中的男女老少一聽說有特務，也都跑了出來。大

家集在一起，商量着如何消滅這批特務。

四、刮平了的脚印

商議好後，司徒松算了一算敵人的人數和火力，又摸清他們登陸後的情況：暈船，在山上睡。他想：「最突出的一點是敵人竄入紫羅山的企圖。從這一個大山可以竄入台山、陽江，又可以竄入恩平。倘若放過了這批特務，真正好比『放虎歸山』。這批特務帶有電台，還可以推想出他們是想作長時期的潛伏。」司徒松下了決心：絕不讓特務逃到紫羅山，無論如何得把他們就地截擊，就地全部殲滅。說到殲滅，他是有把握的。他頭一件事先想到我們的鋼鐵一樣的邊防公安部隊就在不遠，那裏，早已經有人報信去了。

他想，在邊防大軍沒有到達之前，民兵馬上要做的是發現敵人暈了船睡覺的地方，要展開搜索和佈置阻擊。他很快作出了決定，全部民兵分成三組：一組封鎖黃花灣的海口；一組封鎖各要道口；第三組担任最重要的任務——封鎖敵人企圖竄入紫羅山的要道。此外，還撥出一部分民兵替邊防軍帶路。

任務分配完畢，各組分頭出發了。在第一組的民兵後面，還跟着一大羣人，那是

心情火熱的前來助戰的沙咀鄉的人民羣衆。他們都帶着隨手拿到的武器。原來，當晚聽見有特務登陸的消息後，全村的人不論老老少少，都不願意待在家裏。他們摸到鏢刀的拿起鏢刀就跑；摸到田基刀的，舉起田基刀就飛奔；沒有拿到鐵器的，就扛着大木棒趕來，一邊還把大木棒向空中打得虎虎有聲。這隊熱烘烘的羣衆，由鄉政府文書帶領着，跟在民兵隊文書林潤松所帶領的九個民兵的後面，浩浩蕩蕩向海邊一帶衝去。他們也不管特務所供的什麼「圓山仔」，反正附近的海岸都要搜索，便順着一個個的海灣搜索過去。



這隊熱烘烘的羣衆，跟民兵一起，浩浩蕩蕩向海邊一帶衝去。

這一條浩浩蕩蕩的人流，由集合到出發，走了一段路到達海邊時，月亮就沉西了，這時太陽還沒有出來，天色反而更暗。爲了捉特務，大家的眼睛特別擦得亮些，沿途一草一木都細細辨認。這是他們生長之地，平日不曉得掉下過多少腳毛在這裏，誰碰過一根草，都能够認得出來的。他們一個山一個山的跨，一個海灣一個海灣的過，不久，來到黃花灣。這時已經大白天了。只見海邊一灘明淨的細沙，平滑得好像一幅黃色的緞子。這樣的沙灘，就算跑過一條狗，也會認得出來的。

忽然在沙灘的一角，發現一條條稍微窪下去的溝，斷斷續續拖向山脚。「有了，看哪，敵人的足跡呀！」大家的心都亮了：這是人走過的痕跡，看來還像用木板或是什麼刮過的樣子。

有人罵了一句：「衰仔，把脚印刮平就躲得過的嗎？」

「跟着找呀！」「當心，別踩亂了印子。」羣衆在後面，你一句我一句的嚷着。由沙灘找到了山脚，印子沒有了；但是，這裏在前幾個月經過火燒山，山脚上是一大片草灰和一些剛在發芽的嫩草，剛一走過，鞋印便會清清楚楚的印在草灰上面。大家立刻跟着鞋印上了山，越往上爬就越屏住氣。到了一個草坪上，林潤松眼快，瞥見綠草地上有一枝漆亮的短槍，事情更清楚，這果然是敵人的鞋印，敵人可能就在不遠。搜索的範圍已經縮小了，現在就要追深一步，要找到敵人躲藏的地方。

老農民陳九富悄悄地說：「從這上去，有一個石洞，過去土匪頭老海旺曾經躲過的；死人尋舊路，特務也許躲在那裏。」他領衆人上去了。

石洞是三塊大石頭堆成的。民兵們正想朝洞裏瞧瞧，突然，「啪！」的一聲，一顆子彈從爬在前頭的民兵頭上擦過。領頭的林潤松見四面都是光禿禿的沒有掩蔽的地方，便敏捷地往下一滾，滾到原來拾槍的草坪上，幾個民兵也跟着退後了一點，大家都在草坪的左方找好了掩蔽，向敵人開起火來；同來的一幫羣衆，這時也大聲吶喊助威，他們叫着：「衝呀！大軍來了呀！」

五、迎頭痛擊

特務們正在睡眠朦朧當中，猛不防有人追來，而且又是這樣大的聲勢。一時驚惶失措，都嚇得不敢躲在洞裏。他們從洞背後爬了出來，朝西北角山頭逃跑，邊走邊掃射衝鋒槍。這組的民兵雖然只有三枝步槍，可是人多勢衆，一點也不怕。後面羣衆喊聲越大，民兵的勇氣也越大。眼見敵人從山洞背後逃跑，這時候大家巴不得邊防軍插上翅膀飛來。

忽然，西北角的高山頂上，噠的打來了幾發子彈。特務料不到有這一着，一個個就

趕忙藏到石塊後面。這幾聲槍使山下的民兵和羣衆興奮極了。那是誰發的呢？

原來司徒松聽了投誠特務的口供後，紫羅山的影子不斷在他的心裏打轉，他萬不能在大軍沒有趕到以前讓敵人逃進這個山去。他想：「以路程盤算敵人是會逃跑得那麼快的，可能在路上碰到也說不定。」他又想：「只要能够阻住敵人入山，就算怎麼樣的困難都要堅守下去，直到大軍趕來爲止。」他帶着民兵陳捷榮、朱有樂，三個人共成一組，摸黑走了二十里，直奔通往紫羅山的要道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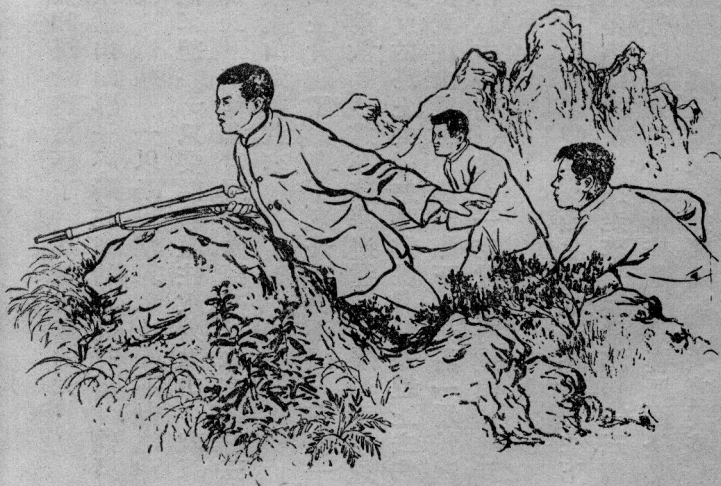
他們走到一個路口時，天開始亮了，山上升起了濃霧，老是看得不遠，前面一個人影都看不見。司徒松想：「坐下來等濃霧消散嗎？這裏離海邊還遠，離海邊愈遠的地方路口就愈多，敵人在半路途中萬一逃到別的路上去，怎麼辦呢？還是趕上去和海邊的民兵會合起來夾擊敵人來得上算。」他決意往山頂爬，居高臨下，先看一看情況。

走不多遠，便聽到隱約的槍聲，司徒松心中一亮：敵人一定還沒有進山。他對同伴說：「聽見嗎？那邊開火了，前進！」

他們加快了脚步，朝着槍聲方向跑步上前。到了雙耳峯西北角的高峯時，往下看，已經清楚地看見一羣賊頭賊腦的傢伙連爬帶跌的往這邊走來。「特務！」三個人的心情都緊張起來了。司徒松決定第一步的做法是先找好地形掩蔽。這裏四面全是石頭，他就敏捷地跳到前面較矮的一塊後面臥倒，接着，又指揮陳捷榮、朱有樂掩蔽在

離他不遠的一塊石頭背後。等到三個人都把槍端正了的時候，那羣敵人已經上到半山腰，眼看離他們越來越近了。他們喊了一聲：「打呀！」便三槍齊發。敵人像過街老鼠似的，只顧找地方藏身。其中一個長着大鬍子的特務，向旁邊伏在地上的特務發號施令，瘋狂地大喝道：「呸，怕死鬼！他們只有三個人，怕什麼？衝呀！」特務們經大鬍子這麼一喝，便彎着腰，無奈何地走上前幾步。看樣子，特務們好像想擺成一個鉗形的陣勢，要把司徒松三人夾在中間。

敵人的話，第三小組的民兵是聽得挺清楚的。朱有樂氣得舉槍就打。他扣了幾扣扳機，遭透！槍壞了，打不響。這樣，三個人就只有兩枝槍了。開始接觸的時



接着，又指揮陳捷榮、朱有樂掩蔽在離他不遠的一塊石頭背後。

候，敵人的子彈才只是「嗤嗤」地從他們頭上飛過。逐漸，子彈越來越接近，聲音變成了「噼噼」聲，有時把他們身旁的石頭打得冒起了白烟，碎石亂飛。忽然，司徒松聽見頭上「劈」的一聲，跟着樹葉簌簌的落下來，離司徒松頭上才一寸多的小樹給打斷了。他們這時手裏能够打擊敵人的只有兩枝步槍了，而敵人却還繼續向前逼近。

司徒松伏在石頭後面，看到情況很危急，這個第一次指揮作戰的民兵隊長心裏有些忐忑：打嗎？敵我的力量太懸殊，民兵作戰又沒有經驗，怕堅持不下來；不打嗎？眼看着敵人便會竄入紫羅山藏身，那真是放虎入山，必定會威脅人民的和平生活、祖國的建設。自己曾在民兵隊伍前宣過誓，要堅決保衛家鄉、保衛革命勝利果實；可是，現在敵人血污的腳跡，又踏在人民流血犧牲爭取得來的自由幸福的土地上，能讓敵人在人民的面前猖獗進犯嗎？不！司徒松緊緊握着槍把，努力鎮定自己，憤怒燃燒着他的心，一股熱情湧上心頭來：青年團誓詞和民兵誓詞裏的話，不斷地在司徒松心中浮現。他回身對陳捷榮堅決表示：

「我們是青年團員，情況再困難，也一定要堅持住呀！有我們在，敵人就別想從我們身邊溜得過去。」

陳捷榮充滿信心地回答：「一定能堅持住！」

司徒松又對捷榮旁邊的朱有樂喊道：「有樂，我們是民兵，沒有上級命令，是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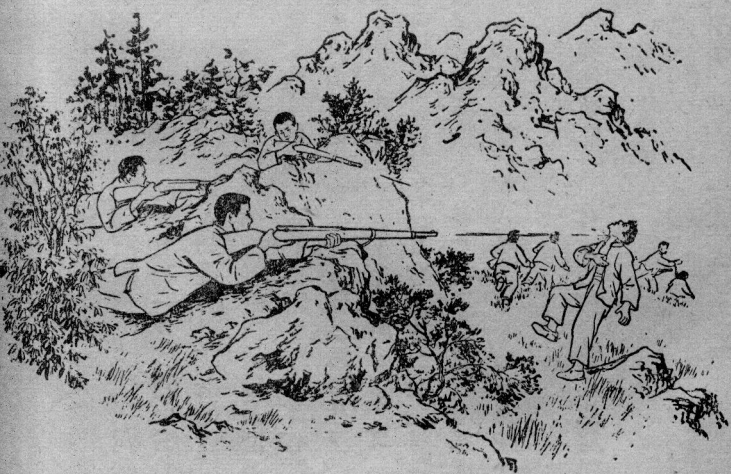
寸也不能够退的呀！」

朱有樂給他的也是忠誠的回答。

看到戰友們的忠誠一致，司徒松渾身充滿了力量。

司徒松一邊發槍一邊鼓勵着戰友時，敵人又迫進一步了。左面山腰的敵人藉起伏的地形做掩蔽，越摸越近，司徒松命令陳捷榮阻擊左面山腰上來的敵人，朱有樂主要的任務是瞭望，聯絡來接應的部隊；司徒松自己負責右翼，緊盯着右面由大鬍子匪徒帶領的一隊人。敵人還是一步步蹣上前來。情急智生，司徒松放開嗓子高聲喊：「喂，後面的同志們，慢點放槍呀！先讓我們三個人打個爽快的給你們看看！」

跟着這句話，陳捷榮開了槍，左面的敵人嚇得後退了幾步。但大鬍子特務還是



司徒松和陳捷榮雙槍齊發，那個特務應聲倒下。

往上蹿，並且用衝鋒槍連接打了幾梭子彈，山上響了一陣回聲。這幾梭子彈更激起司徒松心頭的怒火。他把身體往石頭下面縮低一點，眼睛緊緊盯住敵人，一面移動槍口。回聲過後，司徒松的槍已經瞄準了大鬍子背後的一個特務，在這緊要關頭，他突然感到從沒有過的鎮定，牙齒緊咬着，屏住了氣息，手一扣扳機。這時，司徒松和陳捷榮雙槍齊發，那個特務應聲倒下。山下的民兵和羣衆喊殺的聲勢更大了。匪徒們霎時間全部騷動起來，大鬍子雖然兇惡，也無法制止這驚慌的一羣，連他自己也隱蔽到旁邊的石洞中去了。他們還害怕司徒松衝下來，從石洞縫中向外不斷地亂打槍。

六、「衝呀！我們的大軍呀！」

這時，第三組民兵所餘的子彈已經不多了。司徒松沒有亂發槍，靠好位置，監視敵人。他的槍熱得有點燙手了，眼看敵人不動，他也正好乘機把槍身冷卻。

由清晨作戰一直到太陽已經升高，山上的濃霧慢慢散去，山頭的小路也一條條的看得清清楚楚。敵人把地形觀察了一下之後，便又不顧死活地衝出來了。這回他們企圖避開司徒松等的阻擊，逃往北面山頂。很明顯，敵人還沒有死心，他們還是想跨過北面山巔，繞道到紫羅山去。